

市井珠璣

老西安的文艺与烟火

解诗梵 著



尋常市聲。在老城長大的孩子記憶中是揮之不去的。而歲就像貝克裏一直都會留存有海浪的聲音。音韻。詩梵於市聲。

市井珠璣

老西安的文艺与烟火

解诗梵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代号 WX18N103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市井珠玑：老西安的文艺与烟火 / 解诗梵著.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8.8 (2019.4重印)
ISBN 978-7-5695-0137-7

I. ①市… II. ①解…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162270号

市井珠玑：老西安的文艺与烟火

SHIJING ZHUJI LAOXI'AN DE WENYI YU YANHUO

解诗梵 著

责任编辑	张建明 李 娜
责任校对	徐 琳
封面设计	鼎新设计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西安市长安南路199号 邮编 710062)
网 址	http://www.snupg.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陕西龙山海天艺术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 × 1020mm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240千
版 次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 次	2019年4月第2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95-0137-7
定 价	49.80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如发现印刷装订问题，请与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营销部
联系调换。电 话：(029) 85307864 85303622 (传真)



诗梵，西安人士，当今之才女，尤擅书画文章，皆文气充盈，其性灵文字可谓画坛独步。古人品鉴以文为第一，琴棋次之，书画又次之。若以此为绳范，唯诗梵可以当得。

诗梵受文化风情的陶养，赖家教庭训之传承，文心已成，其行文皆自心间流出，自有轻松、灵动、酣畅、随机生发之妙，且具雍容之气，所谓“风行水上自成文”，让人难以用“写作”二字目之，其文思更近于自身的天然吐纳。她撰绘的《市井珠玑》所述大多是烟火气十足的古城旧俗或者是平头百姓的居家细事乃至吃喝拉撒，除了作者那份浓郁的乡情，更有她特有的风趣，显示出女性体察事物先天的敏感、细腻与真率，加上她灵动丰腴的文风形成诗梵自家本色。

她似乎并不过分在意话题的深浅雅俗，大有世间之情却能少有世间之病，所叙虽多市井生活琐事而能典之雅之，文字有方寸、有斤两、有精神、有趣味，意态自足而蹈乎大方，悠然间可见其活泼端雅的内心气质。古人论文：“硬直见本领，柔婉正复见涵养也。”比之苍茫深厚的西北文化，她的文字是从中流淌出的一溪清彻活泼的涓涓细水。

书中的插画多来自诗梵平日的小品及笔墨习作，选择的画面似乎尽量在贴近文字的内容，这不知是否受到些流行绘本在设计上的影响，多少让人易产生图解的联想，但其间仍不乏好画，特别是表达文士僧侣的作品：从章法布局，人物形态，构思立意，题款文辞，笔墨程式都更合谐完整与独立，应该更切近其内心精神和学养，显得得心应手，一派诗梵胸臆。

中国的传统绘画与中国哲学与文学精神相始终，只有在繁茂的文化之树上方有可能结出硕果。就这层意义而言，中国绘画又是极为奢侈的艺术表达方式，因为个人精神必须依赖整体文化高度的烟云供养，诗梵或许是幸运者，中国传统绘画还会有这种历史机遇吗？我们或许只能抱着不信东风唤不回的善良愿望与诗梵为之共同努力。唯此，是我们人生寄托的所在。

是为叙。

王孟奇

于古渔阳盘龙谷之简庐

2018年7月28日

目录

老西安

我的老城根儿 / 2

有故事的城 / 6

市声海潮声 / 10

遗传病与传家宝（一） / 14

遗传病与传家宝（二） / 18

槐树、泡桐、胡同妞儿 / 22

三寸金莲与维纳斯 / 26

没有瓦松的天际线 / 30

陋巷光阴 / 34

我爱夏日长 / 38

城之河 / 42

有凤来仪 / 46

桂月访旧记 / 50

怀念一些喵星人 / 54

旧物里的隐形世界 / 58

又见从前慢 / 62

市井珠玑 / 66



小神仙

- 小神仙 / 72
花鸟一床书 / 76
玩物丧志 善莫大焉 / 80
闭门即是深山 / 84
好闲人儿 / 88
彼岸云深 / 92
道在屎溺 / 98
芳龄永继 / 102
共与燕雀庆丰年 / 106
何以销烦暑 / 110
花花草草由人恋 / 114
生生死死随人愿 / 118
画瓷 折桂 喫苦得甘 / 122
昆虫恩怨记 / 128
梅妻鹤子与煮鹤焚琴 / 132
梅子熟时栀子香 / 138
气死毛儿 / 142
失眠千金方 / 146
文房第五宝 / 150
世缘深处 / 154
一场断舍离 / 158
一二如意 / 162
从珠穆朗玛到翠华山 / 166

好吃喝

- 猴年烟火气 / 174
春色可餐 / 178
十分冷淡存知己 / 182
秋膘怒放 / 186
君子好食 / 190
一人一碗面 / 194
槐序旧味记 / 200
恶趣味之欢 / 204
渡云汤 / 208
晨间水谷 / 212
来碗疗妒汤 / 216
当年拚却醉颜红 / 220
晴窗细乳戏分茶 / 224
春葱秋芥证流年 / 228
不挑食的舌头 / 232
菜蔬地气 / 236
命中的糖 / 240
胖瘦浮沉录 / 246
年年岁岁吃相似 / 250

老
西
安



我的老城根儿

城墙就在那里，像是西安人的背景音，犹如一声一声的梆子在唱腔后面，梆子声在，节奏就在。

我自出生至十三岁一直住在西大街一带的菜坑岸，每次寄信写地址的时候都要特意在前面加上“西门里”三个字，城门历来是西安的坐标，标明为的是邮递员更加好找。还没上学的时候，我爸下班后经常带我沿着城墙转悠，我们常去西门瓮城，两扇厚重的大木门总是虚掩着，漆皮斑驳，朱颜尽褪，推门即可随便出入，却鲜有人进去。满地的砖缝里都是野草，有的已经很高。地上还卧着一只石羊，当时在我看来很是雄伟，需要被抱着才能骑上去，骑在羊上跟着我爸念“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抬头望上去，天是灰蓝的，偶尔掠过一个雁阵，高远的叫声悠然回荡，直至那队列消失在天际。

夏天晚饭后我和小伙伴喜欢去西门外的环城公园，当时总有个方阵在一进门的空地上练“香功”，我懒得绕开，猫着腰从他们起落的胳膊下面穿梭过去，步子快了难免有误差，撞得老太太险些“走火入魔”，她跳脚一骂，全阵皆惊，七嘴八舌又来怪她，我早一溜烟遁去了。到假山跟前就听见胡琴响，不远处是一个自乐班的据点，难得这班不是秦腔，唱的是皮黄，老头老太太们票戏票得很认真，有时候还扮上唱“玉堂春跪至在都察院”，那角儿也真的跪在石板地上。我最喜欢看《苏三起解》，站得离苏三很近，她手上的锁链末端有一片小铜鱼，正垂在我眼前，我很想给摘了揣走。那段西皮流水最是好听易记，旋律跟着哼几遍就学会了，唱得不亦乐乎。想来我枉为陕西人，却不大听得了秦腔，曲牌固然是婉转的，然而且角开腔那份凄厉或尖俏总能

令我肌肤粟栗，黑撒轰然一吼又震得后脑发麻，有此生理反应，可能还是道行太浅，难接地气。

多年求学、工作绕了一圈，我再度回到城墙根儿下，在钟楼上上班，又在小南门居住几年。每天早上出发前逛一趟顺城巷早市，早餐就有了，或许还能捎点花花草草。下班绕一点路，穿环城公园而过，绿树河水隔开一路的高楼大厦，护城河边晒暖暖、聊天、发呆的人好像与对面马路上的行色匆匆一点关系也没有。行至小南门外，若逢推拿的摊位摆出，师傅见我来了远远就笑，问我的“铁板肩”咋样了，在圆凳上坐下，他便手法熟练地按压起来，半小时不过二十元，我自知肩膀僵硬要多费力，总多给他五块，他也会自然而然地收下。推拿完了，暮色渐渐降下，广场舞一时间遍地开花，踩着“动次打次”的节奏走进城门，即是走进夜市那铺天盖地的烤肉香气里。对于减肥的人，这一关实在难过，少于十串肥瘦十串烤筋十串涮肚一瓶冰峰是挪不动步子的，吃完又必后悔，悔完明天再吃。

西安本地人，除了灯会、马拉松或是陪伴外地客人，一般情况很少认真游览城墙内外，我亦如此。近期接到一项完成关于西安老城墙命题组画的任务，提笔画草图时发现脑中的印象其实是模糊的，这才第一次带着脑子绕城几番游走。一路看见故地的自乐班还在咿咿呀呀；含光门里的教堂有新人正拍婚纱照；南城墙上的花灯仍然笋立；书院门写字的老先生夸张地捉笔运气；长乐公园里老太太们玩的还是古老的关中花花牌；尚武门的一群老老少少安静地打着太极……我用手机拍下他们，又在各个角度拍下城楼的样子，像一个初来的游客，然而游客或许能从导游词里知道内城墙这一面是没有垛口的，唯西南城角的转弯是圆形的，月城是永宁门独有的、西北城角广仁寺门前的八座塔是不尽相同的……这些细节我三十多年从未注意过，就好比人们与长年同床共枕的人越发不会互相凝视端详，只是习惯了对方一直在那里。城墙就在那里，像是西安人的背景音，犹如一声一声的梆子在唱腔后面，梆子声在，节奏就在。



婚后搬至北郊，孕期老公经常载我进城上班，高峰期每每驶至城下便堵成龟速，此时他必自动进入吐槽模式：“我要是管事儿的，一定把城墙拆了，没大用，只会堵车……”这话一听就不是出自西安土著之口，他哪里知道我们和城墙的交情。如今下班回家，我仍然愿意从西大街，绕北马道香米园一路向北，车轮驶在顺城巷的青石路面上咯拉咯拉，使人心生踏实惬意。常听人说“遇一人白首，择一城终老”，路边枝头银杏叶飘上车窗的那会儿，我心说，哪儿也不去了，就在这儿过吧。





有故事的城

闲倚户，暗沾衣，待郎郎不归。

小时候，我家住在西门附近，西南城角的白鹭湾、龙渠湾、骆驼巷、夏家什字是我的“地盘”。姑姑家住在文艺路，隔几周奶奶会带我去她家小住。路不远，奶奶带我一路步行，过五味什字走粉巷然后向南出城。奶奶是小脚老太太，一路“噔噔”地走着，还要给我絮叨陈年旧事。行到粉巷我问：“粉巷为什么叫这个名字，粉又是什么粉？”奶奶说是女人用的胭脂水粉，因为这地方当年是个风流所在。这里还有奶奶和爷爷的一段轶事。我从小是奶奶带大，奶奶跟我讲过自己年轻时候的很多故事，讲得绘声绘色且详细透彻，从来不觉得我是小孩儿，不懂成年人的世界，妈妈当年还着实因此不满，与奶奶争执过，但我现在觉得其实这是一种增长情商的教育。

爷爷当年从户县老家到城里闯天下，与朋友合伙开绸缎庄、做染料生意，日子过得红火。旧时男人手里有些闲钱，茶余饭后流行“逛窑子”。话说浪子眠花宿柳，巷里有多少个罗帐灯昏，巷外就有多少个半床孤眠，正如韦庄《更漏子》所写：

钟鼓寒，楼阁暝，月照古桐金井；

深院闭，小庭空，落花香露红；

烟柳重，春雾薄，灯背水窗高阁；

闲倚户，暗沾衣，待郎郎不归。





此情此景，多少哀怨，多少无奈。而我奶奶演绎的却是另一个版本。

有一次，爷爷饭后说要出去转转，奶奶偷偷尾随着他到这一带，路边每个门口都站着涂脂抹粉穿红戴绿的女人招徕顾客，有的招呼“进来坐一坐啊。”有的招手说“来呀，与你有话说。”爷爷跟朋友刚被两个艳丽女子拥进门槛，就被紧随其后的奶奶抓个现形。一声断喝，闹哄哄的空气突然结冰了，奶奶不骂也不闹，吊着脸只蹦出三个字：“往！回！走！”爷爷只得讪讪就范，惹得身后一片唏嘘。

衣香鬓影里，红灯摇曳处。我想得出七十年前的那个夜，泼辣的奶奶挽得浪子回头的景象。后来看《大宅门》，白文氏带着一把剪刀闯妓院，觉得情景熟悉得很，只不过白文氏是去找儿子，我奶奶是去拦丈夫，有得一拼。我当时虽然不太听得懂，却能依稀感受到，隔了七十年，奶奶说时仍带着半腔怨愤，却又含了半腔得意。

我的奶奶，算是那一代小脚老太太中的传奇人物了。有名的坚韧泼辣能干。当年与爷爷成亲，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两人从来没见过面。花轿抬进门，拜堂入洞

房，新婚之夜初见新人面，爷爷一掀盖头，见奶奶无比丰腴，不是他心仪的类型，扭脸出门就与曾祖母理论去了，质问长辈如何给他娶这样银盆大脸、大腿有菜坛子粗的媳妇。曾祖母解释说胖是福相，会旺夫。好容易安抚好了，爷爷回到房里，不料奶奶这厢早已备好了纸笔，平静地跟爷爷说：“我知道你看不上我，你这会儿就把休书写了，拿了我就回娘家去。”恐怕是被这气魄所震慑，爷爷再不折腾，从此更不提休妻的事。然而旺夫倒是真的，兄弟几个，就爷爷最有出息，只是在奶奶跟前一辈子再没占过上风。

现时我住小南门里，粉巷是我每天上班的必经之路，穿过粉巷到西大街，经鼓楼到钟楼。年时金粉散尽，余香仍存一缕，曾经灯影里的狭长街道，如今已经宽敞非常，两岸合欢红如烟霏，楼宇店铺鳞次栉比，红男绿女穿梭其间，然而故事却已讲完，久久铭刻在街巷的名字里。曾经车水马龙的鼓楼城门洞，如今也封着铁栅栏，不供人们穿行，只被游客参观。所谓历史，就是把曾经的平常生活定格封存起来给人看。古诗词里时常借斜阳巷陌做引子，寄托情感，抒发心绪，然而高新一路、电子二路、纬十街这样的街名总也是赶不起那冉冉斜晖，唯有粉巷、甜水井、白鹭湾、洒金桥、湘子庙街、书院门、香米园、莲寿坊这些诗意且有来由的名字在落日熔金之下显得搭调，令人铭记着这个城市曾经的故事。



鐘鼓寒樓閣。月照古桐金井深院閑。庭空
落花香。寒紅烟柳重。春霧薄。登碧水意高
閣。閑倚戶。暗沾衣。待郎歸。不歸郎。
韋文靖句。詩苑繪並錄之。



市声海潮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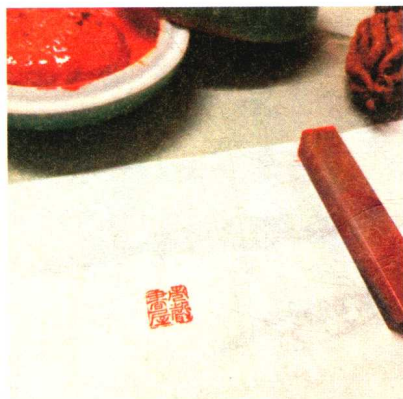
寻常市声，在老城里长大的孩子的记忆里是挥不去的。可能就像贝壳里一直都会留存着海浪的声音罢。

儿时对走街串巷的吆喝声尤为敏感，甚至是期盼。小孩子所爱的吃食物件儿大多数是手艺人吆喝着送上门来。爆米花、烙蛋卷、糖稀画……

记忆中爆米花的走到哪儿，哪儿的小孩就像过节。通常是一个光头老汉，扯着洪钟一样的嗓门：“米——花来了。”大米、玉米、黄豆皆可以拿去爆，那时恨不得把家里所有能爆的粮食都爆成花才好。蹲在旁边看老头一下一下地拉风箱，捂着耳朵挤着眼睛，害怕又期盼着“嘭”的那声巨响。几分钟后，终于轰鸣，伴着扑鼻的香甜气，大珠小珠哗哗落在蛇皮袋里，忙不迭地用带来的容器一边装揽一边满把抓着往嘴里填，那个开心啊，未来一周的零食算是有着落了。

烙蛋卷的要相对沉默一些，那时候零食种类实在不多，蛋卷这种香甜且“洋气”的东西颇受人喜爱，那人只需很文雅地在巷子一端支起他那长条形的炉子，见了这炉子，大家自会争相回家拿盆子端来面粉鸡蛋交给他，他把鸡蛋打进面粉里，掺水搅成不稀不稠的糊，拿一个大铁勺舀一勺，缓缓倾进火上一排模具，再一一盖住上层的铁板，有熟的便揭下来，趁热用筷子迅速一卷，顺势码进塑料袋。两只手动作很麻利，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他也不大声招徕生意，人走到跟前他才淡淡招呼一声：“蛋卷哦，蛋卷。”





画糖稀的摊子来了我一定要去凑热闹，这玩意儿比米花蛋卷更加神奇，花钱不多，既吃了甜糖，还体验了轮盘赌的刺激。老汉扯着沙哑的烟酒嗓子，一声递一声喊“糖画了噢！”这声飘进来，我就坐不住了，必须马上去“赌一把”。摊上有个转盘，上面画着十二生肖，交了钱，把指针用手一拨，指针转到哪个老汉就给做那个。舀一勺琥珀色的糖稀，用勺子贴在白石板上画，手一停就干了，给中间按上一根竹签，用铲刀轻轻一刮，成了。老鼠拳头样小，龙却有一尺高，都是两毛钱。转到小的自己捶胸顿足，看客唏嘘不已，转到大的，众人喝彩，自己得意。所有小孩儿都盯着大龙去转，研究角度、力度，像买彩票算概率似的，为练习这个技术，我的存钱罐都被吸得见了底。

除了这些小孩儿关心的吃食，磨剪子铰菜刀、补锅补壶、擎着竹架子的南方货郎、偏方神医、针头线脑、甚至耗子胶耗子药……走街串巷的叫卖声填满了整个童年时光。听奶奶说，她小的时候有一种东西叫“俩钱一蘸，仨钱一涮。”扁担上挑两个带盖的桶，给两个铜钱，把手从一只桶的小孔里伸进去蘸一下，掏三个铜钱再给你在另一只桶里涮掉，其中有一桶是清水，另一桶你猜是什么？竟然是屎！如此利用人的好奇心，愿者上钩，也是绝了，但在一块地方只能是一锤子买卖，敢再来一回必遭追打，缺德带冒烟啊。